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七十二

富弼 子紹庭　文彦博

富弼字彦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曽晏殊殊妻以女仁宗復制

科仲淹謂弼子當以是進舉茂材異等授將作監丞簽書河陽判官仲淹坐爭廢后事貶弼上言是一舉而二失也縱未能復后宜還仲淹不聽通判絳州遷直集賢院趙元昊反弼疏陳八事乞斬其使者召為開封府推官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朝廷羞後聞契丹果罷宴帝深悔之時禁臣僚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極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

破金明鈐轄盧守懃不救内侍黄德和引兵走大將劉平戰死德和誣其降賊弼請按竟其獄德和坐要斬夏守斌為陜西都部署又以入内都知王守忠為鈐轄弼言用守斌既為天下笑今益以守忠殆與唐監軍無異守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又請令宰相兼領樞密院時西夏首領二人來降但補借奉職弼言當厚賞以勸來者事下中書宰相初不知也弼歎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極論之於是從弼言除鹽鐵

判官史館修撰奉使契丹慶歴二年為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偽為僧牒者開封不敢治弼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吕夷簡不悦會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以其情叵測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弼歐陽修引顔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先以為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輙起今中使至而君

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懐與語英感悅亦不復隱其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進弼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遂為使報聘既至六符來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

大德乎澶淵之役尚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

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治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帛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

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唯有結昏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歸

曰俟卿再至當擇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歸復命復持二議及受口傳之詞于政府以往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即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易書而行及至契丹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之辭當曰獻否則曰納弼爭之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

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命聞一子生皆不顧又除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

乎三年拜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學士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耻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誥納上前而罷踰月復申前命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弼乃受帝銳以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弼與范仲淹等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

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獘為本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不稱臣弼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為近帝疑二邉同謀弼曰兵出無名契丹不為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備之呆兒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能合而寇

我哉或請調發爲備粥曰如此正墮其計臣請任之帝乃止契丹卒不動夏竦不得志中粥以飛語粥懼求宣撫河北還以資政殿學士出知鄆州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粥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

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為大冢瘞之目曰叢冢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蹈籍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王則叛齊州禁兵欲應之或告齊非弼所部恐事泄變生適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

青弼度其可用密付以事使馳至齊發吏卒取之無得
脱者即自劾顓擅之罪帝益嘉之復以為禮部侍郎又
辭不受遷大學士徙知鄭蔡河陽加觀文殿學士改宣
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彦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
於朝帝微覘知之以語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
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修頓首賀帝弗豫大臣
不得見中外憂慄弼彦博入問疾因託禳禬事止宿連

夕每事皆關白乃行宫内肅然語在彦博傳嘉祐三年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弼為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議無容心於其間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六年三月以母憂去位詔為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虚位五起之弼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卒不從命英宗立召為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揚州封祁國公進封鄭熙寧元年徙判汝州詔入覲許肩輿至殿門神

宗御內東門小殿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邉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昃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明年二月召拜司空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以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有為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

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揺上心使輔拂諫爭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為喜怒喜怒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險得志又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為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大抵小人惟喜生事願深燭其然無

使有悔是時久旱羣臣請上尊號及用樂帝不許而以同天節契丹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弼言此盛德事正當以此示之乞并罷上壽帝從之即日雨弼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帝手詔褒荅之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神宗將許之問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拜武寧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改亳州青苗法出弼以謂如是

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提舉官趙濟劾㢸格詔
旨侍御史鄧綰又乞付有司鞫治乃以僕射判汝州安
石曰㢸雖責猶不失富貴昔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
流㢸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荅㢸言新法
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加拜
司空進封韓國公致仕㢸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
不言郭逵討安南乞詔逵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爭
河東地界言其不可許星文有變乞開廣言路又請速

改新法以解倒懸之急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
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
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元豐三年王堯臣
之子同老上言故父參知政事時當仁宗服藥嘗與弼
及文彥博議立儲嗣會翊日有瘳其事遂寢帝以問彥
博對與同老合帝始知至和時事嘉弼不自言以為司
徒六年八月薨年八十手封遺奏使其子紹庭上之其
大略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説圖任之際聽受失宜

上誤聽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利
習成敝風忠詞讜論無復上達臣老病將死尚何顧求
特以不忍上負聖明輙傾肝膽兾哀憐愚忠曲垂采納
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
困窮豈諱過恥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羌
夷校曲直勝負願歸其侵地休兵息民使關陜之間稍
遂生理兾陜西再團保甲又葺教場州縣奉行勢倖星
火人情惶駭難以復用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

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人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耳陛下審觀天下之勢豈以為無足慮邪帝覽奏震悼輟朝三日内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謚曰文忠弼性至孝恭儉好修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亢禮氣色穆然不見喜慍其好善嫉惡出於天資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

可得也其終身皆出於此云元祐初配享神宗廟庭哲宗篆其碑首曰顯忠尚德命學士蘇軾撰文刻之紹聖中章惇執政謂弼得罪先帝罷配享至靖康初詔復舊典焉

紹庭字德先性靖重能守家法弼薨兩女與婿及甥皆同居紹庭待之與父時不殊一家之事毫髮不敢變族里稱焉歷宗正丞提舉三門白波輦運通判絳州建中靖國初除提舉河北西路常平辭曰熙寧變法之初先

臣以不行青苗被罪臣不敢為此官徽宗嘉之擢祠部員外郎未幾出知宿州卒年六十八子亘柔紹興中同知樞密院事别有傳

文彥博字寛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高祖及宋翼祖諱改焉少與張昪高若訥從穎昌史炤學炤母異之曰貴人也待之甚厚及進士第知翼城縣通判絳州為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陳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守著令皆中覆彥博言此可

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峻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黄德和之誣劉平降虜也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已説以證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彥博置獄于河中鞫治得實德和黨援盛謀翻其獄至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德和並奴卒就誅以直史館為河東轉運副使鄜州餉道回遠銀城河外有唐時故道廢弗治彥博父洎為轉運使日將復之

未及而卒彥博嗣成父志益儲粟元昊來寇圍城十日知有備解去遷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連進龍圖閣樞密直學士知秦州改益州嘗擊毬鈴轄廨聞外喧甚乃卒長杖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受復呼入斬之竟毬乃歸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反明鎬討之久不克彥博請行命為宣撫使旬日賊潰檻則送京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薦張瓌韓維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勸以厲風俗與樞

密使罷籍議省兵凡汰為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論者紛然謂必聚為盜帝亦疑焉彥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行歸兵亦無事進昭文館大學士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以綺錦結宮掖因之登用介既貶彥博亦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為慶語見弼傳三年正月帝方受朝疾暴作扶

入禁中彦博呼内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彦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啓醮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彦博曰此豈論故事時邪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宫門上變不使入明旦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為亂沆欲捕治彦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彦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

眾乃請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先是彌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湖河穿六漯渠入横壠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彌隂約内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庭抗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懐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

言也何得輙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彦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彦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漯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彦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黙不敢對二人至六漯恐治前罪更言六漯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彦博等始歸第當是時京師業業頼彦博殭持重衆心

以安流密白帝曰陛下違預時彦博擅斬告反者彦博
聞之以流判呈帝意乃解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彦
博因言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
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彦博為厚德
久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國
公改鎮保平判大名府又改鎮成德遷尚書左僕射判
太原府俄復鎮保平判河南丁母憂英宗即位起復成
德軍節度使三上表乞終喪許之初仁宗之不豫也彦

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宫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彦博去位其後弼亦以憂去彦博既服闋復以故官判河南有詔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彦博竦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聖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力之有兼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彦博遜避不敢當帝曰暫煩西行即召還矣尋除侍中徙鎮淮南判永興軍入為樞密使劍南西

川節度使熙寧二年相陳升之詔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彥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甞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知禮義不敢效利用所為以紊朝著固辭乃止夏人犯大順慶師李復圭以陳圖方畧授鈐轄李信等趣使出戰及敗乃妄奏信罪彥博暴其非宰相王安石曲誅信等秦人寃之慶州兵亂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為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

葢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敝爾安石知為已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為不可若萬事隳脞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御史張商英欲附安石摭樞密使他事以摇彥博坐不實貶彥博在樞府九年又以極論市易司監賣果實損國體斂民怨為安石所惡力引去拜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時監司多新進少年轉運判官汪輔之輙奏彥博不事事帝批其奏以付彥博曰以

侍中舊德故煩卧護北門細務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置未幾罷去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龍爪治河宦者黄懷信沿其制為濬川杷天下指笑以為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杷之功水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非杷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至帝不悦復遣知制誥熊本等行視如彥博言子淵乃請覲言本等見安石罷意彥博復相故

傅會其說御史蔡確亦論本奉使無狀本等皆得罪獨彥博勿問尋加司徒元豐三年拜太尉復判河南於是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博以前對英宗者復于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亦繫人謀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真定策社稷臣也彥博曰如周勃霍光是為定策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

訖就大事蓋琦功也帝曰發端為難是時仁祖意已定嘉祐之末止申前詔爾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揜也遂加彥博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謁者遺詩祖道當世榮之王中正經制邊事所過稱受密旨募禁兵將之而西彥博以無詔拒之中正亦不敢募而去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將用為三省長官而言事者以為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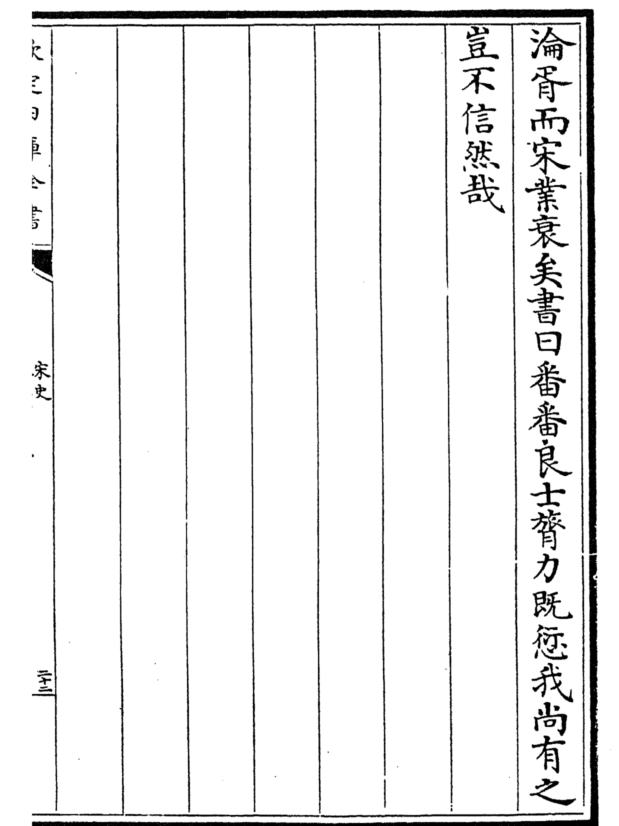
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然彦博無歲不求退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彦博朋附司馬光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二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謚曰忠烈彦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館客與使入覲望見彦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

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洛西羌酋領温溪心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彦博詔許之其為外國所敬如此彦博雖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賔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為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遏絶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頗患

苦之彦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遂為洛城無窮之利彦博八子皆歷要官第六子及甫初以大理評事直史館與邢恕相善元祐初為吏部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同州彦博平章軍國及甫由右司員外郎引嫌改衛尉光禄少卿彦博再致仕及甫知河陽召為大僕卿權工部侍郎罷為集賢殿修撰提舉明道宮蔡渭邢恕持及甫私書造梁燾劉摯之誇逮詣詔獄及甫有憾於元祐從而實之亦坐奪職未

幾復之卒

論曰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芘當世富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文彥博立朝端重顧盼有威遠人來朝仰望風采其德望固足以折衝禦侮於千里之表矣至於公忠直亮臨事果斷皆有大臣之風又皆享高壽於承平之秋至和以來建是大計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熙豐而降弼彥博相繼衰老憸人無忌善類



淪胥而宋業衰矣書曰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豈不信然哉

宋史卷三百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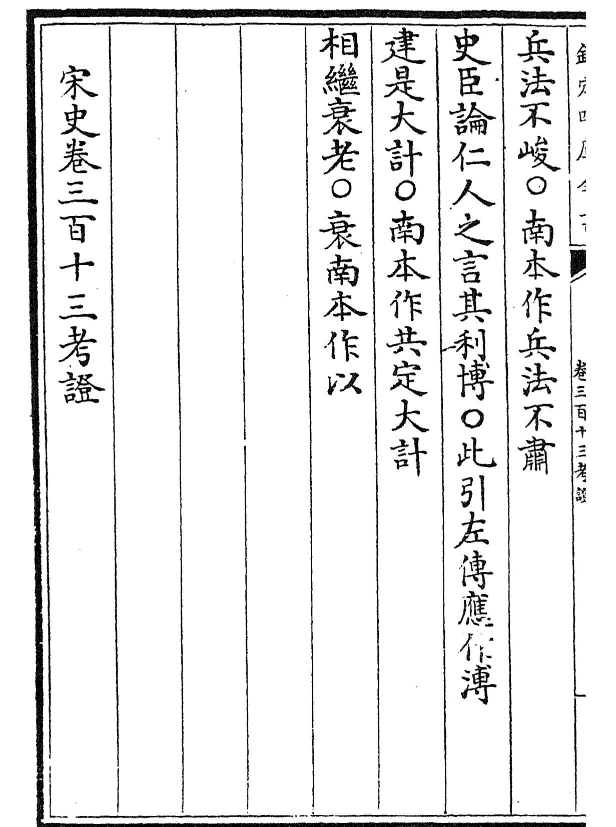
宋史卷三百十三考證

富弼傳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為懼○臣蒲封按更成二字文義近晦宋通鑑東都事略俱作故屈已增幣

拜鎮海軍節度使判揚州○東都事略作判河陽又復判河陽彼此互異

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南本作其勢必爭

文彥博傳知翼城縣○山堂肆考文彥博為榆次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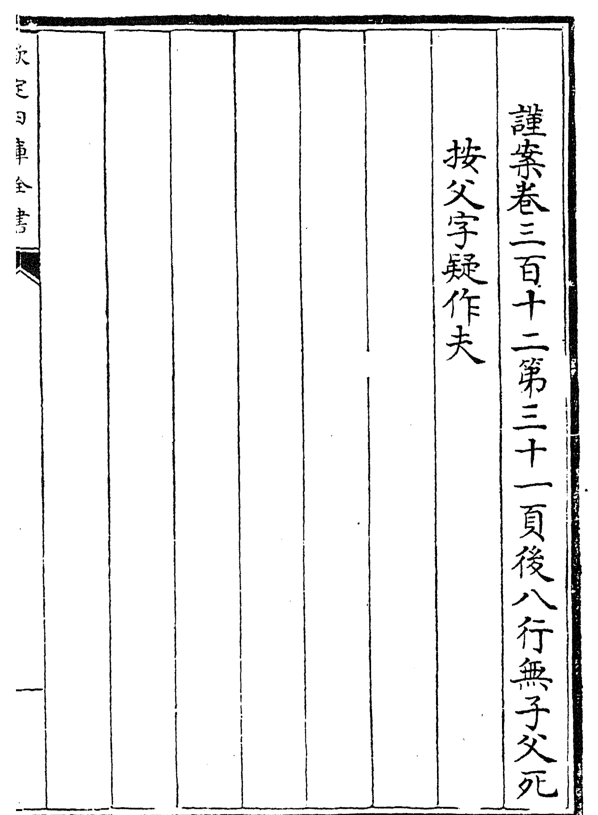
兵法不峻○南本作兵法不肅

史臣論仁人之言其利愽○此引左傳應作溥

建是大計○南本作共定大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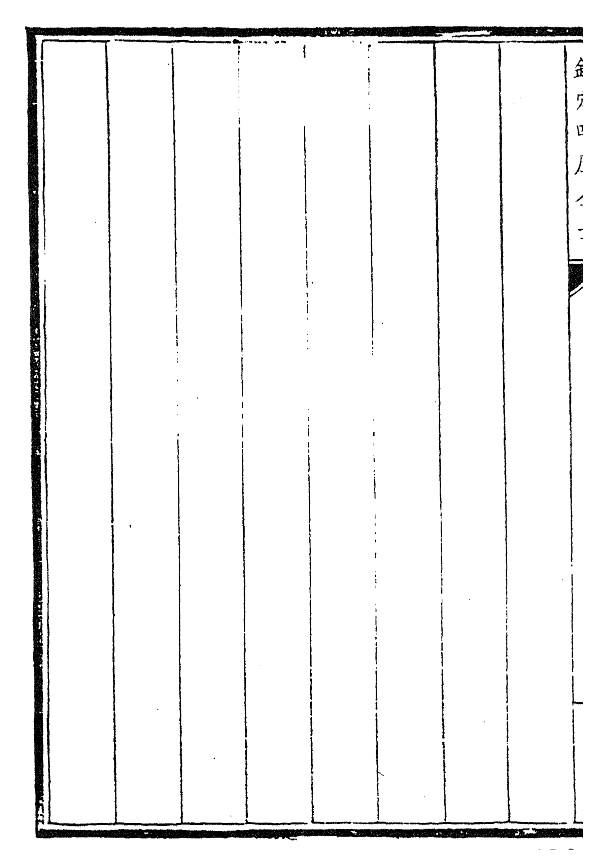
相繼衰老○衰南本作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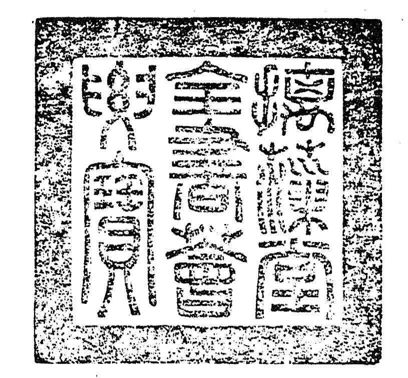
宋史卷三百十三考證



謹案卷三百十二第三十一頁後八行無子父死

按父字疑作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舉人臣洪道濟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四十二 史部

宋史卷三百十四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七十三

范仲淹子純祐　純禮　純粹　范純仁子正平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江南遂為蘇州吳縣人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迺感泣辭

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為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監泰州西溪鹽稅遷大理寺丞徙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寘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為祕閣校理仲淹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為執經講解亡所倦嘗

推其奉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于内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為後世法且上䟽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宫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又侈土木破民産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

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内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為忠太后崩召為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為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誥以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

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宫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廼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振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捄敝十事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募人興作未就尋徙明州轉運使奏留仲淹以畢其役許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

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吕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恱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宫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仲淹迺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

壞陛下家法夷簡愬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於是祕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況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既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已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修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偕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

黨之論興矣仲淹既去士大夫為論薦者不已仁宗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為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再下詔戒敕仲淹在饒州歲餘徙潤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為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

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為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砦既廢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户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為康定軍明

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也況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絶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效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為持久計則茶山横山之民必挈族來歸矣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

斥候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為書戒喻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荅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為不當輙通書又不當輙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徙慶州遷左司郎中為環慶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道事尋露仲淹以其反復不常也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

立條約若讎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為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户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為給食即不入砦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為漢用矣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為伍第恐為賊輕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

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
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
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順
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
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
少明珠滅臧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
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懐反側
今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

患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胡蘆衆泉為保壁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仲淹以軍出無功辭不敢受命詔不聽時已命文彦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

仲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横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彦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

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彦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仲淹為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輙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黙不任事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邉命為陜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

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不得誅帝方鋭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内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遷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三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

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

外官廩給不均何以來其為善耶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隳廢者可興矣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彊壯為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寘於法別遣使按

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釐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為制敕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十曰減徭役户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户少者為鎮併使州兩院為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憂矣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衆以為不可而止又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

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
冡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
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
條例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
治法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内銓三班院
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兵軍司各委
輔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罰重輕事有利害者並
從輔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請自領兵賦

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及陜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為已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

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邉
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邉於是以仲淹為河
東陜西宣撫使賜黄金百兩悉分遺邉將麟州新羅入
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為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戸
蠲其税罷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税河外遂安比去
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廼以為資政殿學士陜
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為亦稍稍沮罷
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仲淹

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頴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初仲淹病帝常遣使賜藥存問既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就問其家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賔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善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為歎息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

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數
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
純祐字天成性英悟自得尚節行方十歲能讀諸書為
文章籍籍有稱父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為師
瑗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純祐尚
未冠輙白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諸生隨之遂不
敢犯自是蘇學為諸郡倡寶元中西夏叛仲淹連官關
陜皆將兵純祐與將卒錯處鈎深擿隱得其才否由是

仲淹任人無失而屢有功仲淹帥環慶議城馬鋪砦砦偪夏境夏懼扼其衝侵撓其役純祐率兵馳據其地夏衆大至且戰且役數日而成一路恃之以安純祐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科第及仲淹以讒罷純祐不得已蔭守將作院主簿又為司竹監以非所好即解去從仲淹之鄧得疾昏廢卧許昌富弼守淮西過省之猶能感慨道忠義問弼之來公耶私耶弼曰公純祐曰公則可凡病十九年卒年四十九子正臣守太常寺太祝

純禮字彛叟以父仲淹蔭為祕書省正字簽書河南府判官知陵臺令兼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轉運使配木石塼甓及工徒於一路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范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質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之奉常時用乎琦是其對還朝用為三司鹽鐵判官以比部員外郎出知遂州瀘南有邉事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静待之辦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

像于廬而奉之如神名曰范公庵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誅純禮曰草濕則生火何足怪但使密償之庫吏盜絲多罪至死純禮曰以棼然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家趣買以贖命釋其株連者除戸部郎中京西轉運副使元祐初入為吏部郎中遷左司又遷太常少卿江淮荆浙發運使以光禄卿召遷刑部侍郎進給事中純禮凡所封駁正名分紀綱皆國體之大者張來除起居舍人病未能朝而令先供職純禮批敕曰臣僚

未有以疾謁告不赴朝參先視事者來能供職豈不能見君壞禮亂法所不當為聞者皆悚動御史中丞擊執政將遂代其位先以諷純禮純禮曰論人而奪之位寧不避嫌邪命果下吾必還之宰相即徙純禮刑部侍郎而後出命轉吏部改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去知亳州提舉明道宮徽宗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為治純禮曰寛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文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方務去前之苛猶慮未

盡豈有寬為患也由是一切以寬處之中旨鞫享澤村民謀逆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優歸途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為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之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為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曰正欲外間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為訓爾徽宗從之拜禮部尚書擢尚書右丞侍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官並自內批不由三省進擬右相曾布力爭不能得乞降

黜次升純禮徐進曰次升何罪不過防柄臣各引所親且去不附己者爾徽宗曰然乃寢布議呂惠卿告老徽宗問執政執政欲許之純禮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國體曾布奏議者多憂財用不足此非所急也願陛下勿以為慮純禮曰古者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大農告匱帑庾枵空而曰不足慮非面謾邪因從容諫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

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藉口以元豐為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為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又曰自古天下汨亂繫於用人祖宗於此最得其要太祖用呂餘慶太宗用王禹偁真宗用張知白皆從下列寘諸要途人君欲得英傑之心固當不次飭拔必待薦而後用則守正特立之士將終身晦迹矣左司諫

江公望論繼述事當執中道不可拘一偏徽宗出示其
疏純禮贊之曰願陛下以曉中外使知聖意所嚮亦足
以革小人徇利之情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純禮沉毅
剛正曾布憚之激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
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輙斥御
名罷為端明殿學士知穎昌府提舉崇福宫崇寧中啓
黨禁貶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又貶靜江軍節度副使徐
州安置徙單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宫卒年

六十七

純粹字德儒以蔭遷至贊善大夫檢正中書刑房與同列有爭出知滕縣遷提舉成都諸路茶場元豐中為陝西轉運判官時五路出師伐西夏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王中正出河東遵裕怒昌祚後期欲按誅之昌祚憂恚病卧其麾下皆憤焉純粹恐兩軍不協致生他變勸遵裕往問昌祚疾其難遂解神宗責諸將無功謀欲再舉純粹奏關陝事力

單竭公私大困若復加騷動根本可憂異時言者必職
臣是咎臣寧受盡言之罪于今日不忍默默以貽後悔
神宗納之進為副使吳居厚為京東轉運使數獻羨賦
神宗將以徐州大錢二十萬緡助陝西純粹語其僚曰
吾部雖急忍復取此膏血之餘即奏本路得錢誠為利
自徐至邊勞費甚矣懇辭弗受入為右司郎中哲宗立
居厚敗命純粹以直龍圖閣往代之盡革其苛政時蘇
軾自登州召還純粹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純粹講

此事尤為精詳復代兄純仁知慶州時與夏議分疆界純粹請棄所取夏地曰爭地未棄則邊隙無時可除如河東之葭蘆吳堡鄜延之米脂義合浮圖環慶之安彊深在夏境於漢界地利形勢略無所益而蘭會之地耗蠹尤深不可不棄所言皆略施行純粹又言諸路策應舊制也自徐禧罷策應若夏兵大舉一路攻圍力有不勝而鄰路拱手坐觀其不拔者幸爾今宜修明戰守救援之法朝廷是之及夏侵涇原純粹遣將曲珍救之曰

本道首建應援牽制之策臣子之義忘軀徇國無謂鄰路被寇非我職也珍即日疾馳三百里破之於曲律擣橫山夏衆遁去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再任召為戸部侍郎又出知延州紹聖初哲宗親政用事者欲開邊釁御史郭知章遂論純粹元祐棄地事降直龍圖閣明年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章惇蔡卞經略西夏疑純粹不與共事改知鄧州歷河南府滑州旋以元祐黨人奪職知均州徽宗立起知信州復故職知太原加龍圖閣

直學士再臨延州改知永興軍尋以言者落職知金州提舉鴻慶宮又責常州别駕鄂州安置錮子弟不得擅入都會赦復領祠久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清宮黨禁解復徽猷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餘純粹沉毅有幹略才應時須嘗論賣官之濫以為國法固許進納取官然未嘗聽其理選今西北三路許納三千二百緡買齋郎四千六百緡買供奉職並免試注官夫天下士大夫服勤至于垂死不霑世恩其富民猾商捐錢千萬則可

任三子切為朝廷惜之疏上不聽凡論事剴切類此
純仁字堯夫其始生之夕母李氏夢兒墮月中承以衣
裾得之遂生純仁資警悟八歲能講所授書以父任為
太常寺太祝中皇祐元年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
不赴易長葛又不徃仲淹曰汝昔日以遠為言今近矣
復何辭純仁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邪雖近亦
不能遂養焉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
之徒純仁皆與從游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

帳頂如墨色仲淹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兄純祐有心疾奉之如父藥膳居服皆躬親時節之賈昌朝守北都請參幕府以兄辭宋庠薦試館職謝曰輦轂之下非凡養疾地也富弼責之曰臺閣之任豈易得何庸如是卒不就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慕後呼為著作林兄死葬洛陽韓琦富弼貽書洛尹使助其葬既葬尹訝不先聞純仁曰私室力足辦豈宜恩公為哉簽書許州觀察

判官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邪白其事于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時旱久不雨純仁籍境内賈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闕時吾為糶之衆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饑獨境内民不知也治平中擢江東轉運判官召為殿中侍御史

遷侍御史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
修等議尊崇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追贈期
親尊屬故事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為之子與前代
定策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
論奏不聽純仁還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
書尊王為皇夫人為后純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
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為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
計尋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出不已遂通判安

州改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陜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陜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為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為他日意外之患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神宗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

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神宗嘉納之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神宗切於求治多延見疎逖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富弼在相位稱疾家居純仁言弼受三朝眷倚當自任天下之重而恤已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二者

胥失弼與先臣素厚臣在諫省不敢私謁以致忠告願
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又論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
中不可守邊及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
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令乃効桑羊均
輸之法而使小人為之掊克生靈斂怨基禍安石以富
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
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
俗異己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劉琦錢顗等一言便

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逺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獘不可頓革儻欲事功亟就必為憸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其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

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純仁沮格因讒者遣使欲捃摭私事不能得使者以他事鞭傷傳言者屬官喜謂純仁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于朝純仁既不奏使者之過亦不折言者之非後竟坐失察僚佐燕游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今可謂世職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揣神宗有功名心即對曰臣儒家未嘗學

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攘願别謀帥臣神宗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為朕悉心爾遂行秦中方饑擅發常平粟振貸僚屬請奏而須報純仁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謗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讙曰公實活我忍累公邪晝夜爭輸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邠寧間有叢冢使者曰全活不實之罪於此得矣發冢籍骸上之詔本路

監司窮治逼前帥楚建中所封也朝廷治建中罪純仁上疏言建中守法申請間不免有殍死者已坐罪罷去今緣按臣而及建中是一罪再刑也建中猶贖銅三十斤環州种古執熟羌為盜流南方過慶呼冤純仁以屬吏非盜也古避罪讕訟詔御史治于寧州純仁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泗不得行至有自投于河者獄成古以誣告謫亦加純仁以他過黜知信陽軍移齊州齊俗兇悍人輕為盜劫或謂此嚴治之猶不能戢公一以寬恐不

勝其治矣純仁曰寛出於性若强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凶民取玩之道也有西司理院繫囚常滿皆屠販盗竊而督償者純仁曰此何不保外使輸納邪通判曰此釋之復恭官司往往待其以疾斃於獄中是與民除害爾純仁曰法不至死以情殺之豈理也邪盡呼至庭下訓使自新即釋去期歲盗減比年大半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耆賢多在洛純仁及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

以為勝事復知河中諸路閱保甲妨農論救甚力録事
叅軍宋儋年暴死純仁使子弟視喪小殮口鼻血出純
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姦因會寘毒鼈肉中純
仁問食肉在第幾巡曰豈有既中毒而尚能終席者乎
再訊之則儋年素不食鼈其曰毒鼈肉者蓋妾與吏欲
為變獄張本以逃死爾實儋年醉歸毒於酒而殺之遂
正其罪哲宗立復直龍圖閣知慶州召為右諫議大夫
以親嫌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除給事中時宣仁后

垂簾司馬光為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又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既已行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純仁素與光

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初种古因誣純仁停任至是純仁薦為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為其子孫所訟寧論曲直哉元祐初進吏部尚書數日同知樞密院事初純仁與議西夏請罷兵棄地使歸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决至是乃申前議又請歸一漢人予十縑事皆施行邊俘鬼章以獻純仁請誅之塞上以謝邊人不聽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後又欲官之純仁復固爭

然鬼章子卒不至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而中止純仁請置廷臣而念其私情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已純仁言臣甞為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為綰也左降不宜錄人之過太深宣仁后嘉納因下詔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學士蘇軾以發策問為言者所攻韓維無名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黜官及王

覿言事忤旨純仁慮朋黨將熾與文彥博呂公著辯於簾前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歷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以進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以為謗宣仁后上之諫官欲寘於典憲執政右其說唯純仁與

左丞王存以為不可爭之未定聞太師文彥博欲貶於嶺嶠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新州命下純仁於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與將來為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又與王存諫於哲宗退而上疏其略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

父子至親主於恕而已若處之必死之地則恐傷恩確卒貶新州大防奏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遂上疏曰朋黨之起蓋因趣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為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真偽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率由此也至如王安石正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為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為商鑑今蔡確不必推治黨人旁及

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正直而可以化枉邪爲善人不仁者自當屏迹矣何煩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擊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踰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府其境土狹民衆惜地不葬純仁遣僚屬收無主燼骨别男女異穴葬者三千餘又推之一路葬以萬數計夏人犯境朝廷欲罪將吏純仁自引咎求貶秩有詔貶官一等徙河南府再徙潁

昌召還復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簾中諭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吕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將再入也楊畏不悅嘗有言純仁不知至是大防約畏為助欲引為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公邪純仁始知之後畏叛大防凡有以害大防者無所不至宣仁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皇后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

明肅上賔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純仁乞避位哲宗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且趣入見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害民退而上疏其要以為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是時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官亦多不由進擬純仁言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

皐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又羣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后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監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蘇轍論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

僕右丞鄧潤甫越次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壊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為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轍竟落職知汝州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告詞訕謗先帝黜知英州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

避不即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邪御史來之邵言高士敦任成都鈐轄日不法事及蘇轍所謫太近純仁言之邵為成都監司士敦有犯自當按發轍與政累年之邵已作御史亦無糾正今乃繼有二奏其情可知純仁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邪哲宗既召章惇為相純仁堅請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

大夫知潁昌府入辭哲宗曰卿不肯為朕留雖在外於時政有見宜悉以聞毋事形迹徙河南府又徙陳州初哲宗嘗言貶謫之人殆似永廢純仁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既而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而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以勿為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不然死亦何憾乃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

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為貶謫不出里居臣向曾有言深蒙陛下開納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常軫聖念今趙彥若已死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詆為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

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懐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每戒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純仁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既至永韓維責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曰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為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

居三年徽宗即位欽聖顯肅后同聽政即日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宫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道除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宫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宫使詔之有曰豈唯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以疾捧詔而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徽宗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覲仍宣渴見

之意純仁乞歸許養疾徽宗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遂遣上醫視疾疾小愈丐以所得冠帔改服色酬醫詔賜醫章服令以冠帔與族姪疾革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為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略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疆埸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

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卒年七十五詔賻白金三十兩敕許洛官給其葬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純仁性夷易寛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没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

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茍能以責人之心責己
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戒曰六經聖
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
所謂有為者亦若是爾豈不在人邪弟純粹在關陜純
仁慮其於西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
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中國與外邦校勝
負非唯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非也
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其人書於坐隅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正平正思

正平字子夷學行甚高雖庸言必擬孝經論語父純仁

卒詔特增遺澤官其子孫正平推與幼弟紹聖中為開

封尉有向氏於其墳造慈雲寺户部尚書蔡京以向氏

后戚規欲自結奏拓四鄰田廬民有訴者正平按視以

為所拓皆民業不可奪民又撾鼓上訴京坐罰金二十

斤用是蓄恨正平及當國乃言正平矯撰父遺表又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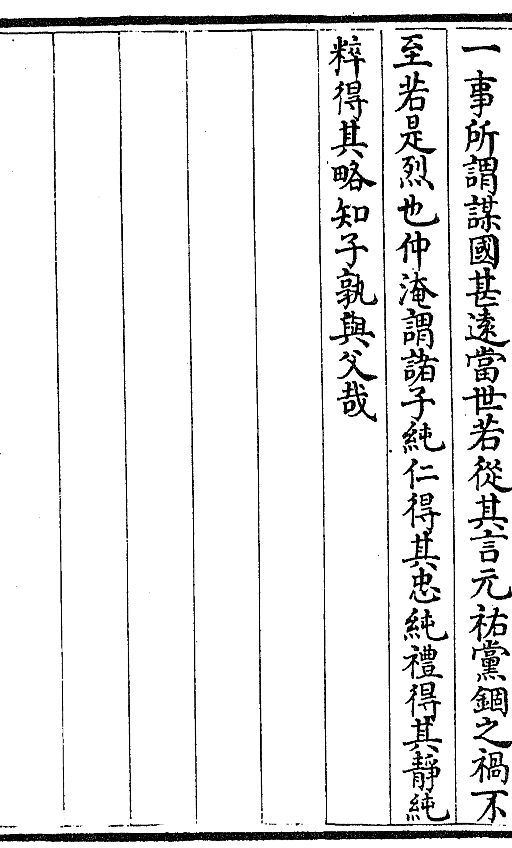
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虛佇

之意遂以正平逮之儀充明同詣御史府正平將行其弟正思曰議行狀時兄方營窀穸之事參預筆削者正思也兄何為哉正平曰時相意屬我且我居長我不往兄弟俱將不免不若身任之遂就獄捶楚甚苦皆欲誣服獨充明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内東門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又驗内東門籍皆同其遺表八事諸子以朝廷大事防後患不敢上之繳申頴昌府印寄軍資庫自頴昌取至亦

實獄遂解正平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家屬死者十數人會赦得歸潁昌唐君益為守表其所居為忠直坊取所賜世濟忠直碑額也正平告之曰此朝廷所賜施於金石揭於墓隧假寵於范氏子孫則可若於通途廣陌中為往來之觀以聳動庸俗不可也君益曰此有司之事君家何預焉正平曰先祖先君功名人所知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異時不獨吾家詒笑君亦受其責矣竟撤去之正平退閒久益工詩尤長五言著荀

里退居編以壽終

論曰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諸賢無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遺宰相書極論天下事他日為政盡行其言諸葛孔明草廬始見昭烈數語生平事業備見於是豪傑自知之審類如是乎考其當朝雖不能久然先憂後樂之志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責使究其所欲為豈讓古人哉純仁位過其父而幾有父風元祐建議攻熙豐太急純仁救蔡確



一事所謂謀國甚遠當世若從其言元祐黨錮之禍不至若是烈也仲淹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知子孰與父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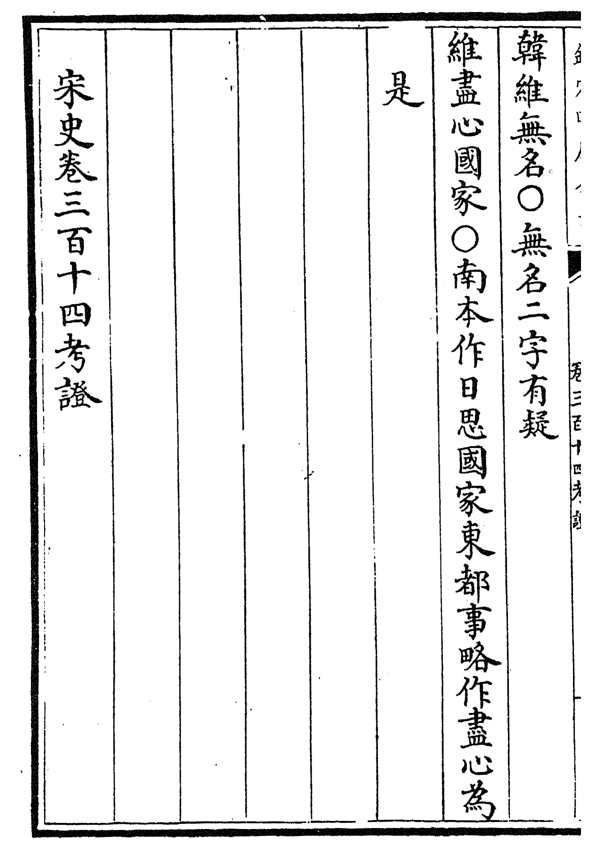
宋史卷三百十四

宋史卷三百十四考證

范仲淹傳平時諱言武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不得誅○推尋文義當云皆得不誅

仲淹子純禮張來除起居舍人○來東都事略作耒南北本誤

仲淹子純仁召為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東都事略無遷侍御史四字　臣宗楷按韓億傳尋為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則殿中與侍御史應是二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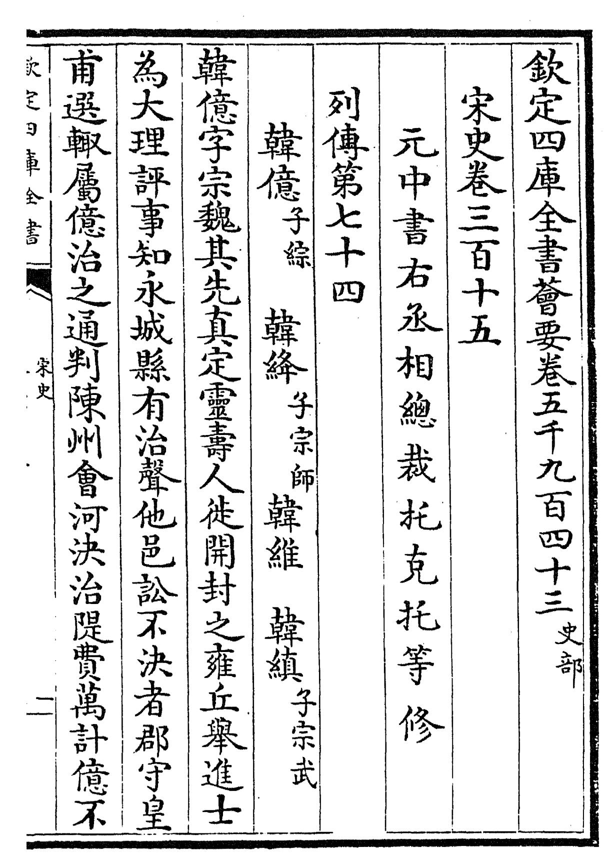


韓維無名○無名二字有疑

維盡心國家○南本作日思國家東都事略作盡心為

是

宋史卷三百十四考證



宋史卷三百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七十四

韓億 子綜　韓絳 子宗師　韓維　韓縝 子宗武

韓億字宗魏其先真定靈壽人徙開封之雍丘舉進士為大理評事知永城縣有治聲他邑訟不決者郡守皇甫選輒屬億治之通判陳州會河決治隄費萬計億不

賦民而營築之真宗嘗欲召試而與王旦有親嫌特召
見改一官知洋州州豪李甲兄死廹嫂使嫁因誣其子
為他姓以專其貲嫂訴於官甲輙賂吏掠服之積十餘
年訴不已億視舊牘未嘗引乳醫為證召甲出乳醫示
之甲亡以為辭寃遂辨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相州
河北旱轉運使不以實聞億獨言歲饑願貸民租有誣
其子綱請求受金者億請自置獄按之事雖辨猶降通
判大名府尋為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安撫淮浙除開

封府判官出為河北轉運使仁宗初進直史館知青州以司封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丞吴植知臨江軍使人納金於宰相王欽若因牙吏至京師審之語頗洩欽若知不可掩執吏以聞詔付臺治而植自言未嘗納金反誣吏誤以問所親語達欽若億窮治之葢植以病懼廢金未達而事已露也植乃除名并按欽若詔釋不問三司吏茶法歲課不登億承詔劾之由丞相而下皆坐失當之罰其不撓如此自薛奎後億獨掌臺

務者踰年除龍圖閣待制奉使契丹時副使者章獻外
姻也妄傳皇太后旨於契丹諭以南北歡好傳示子孫
之意億初不知也契丹主問億曰皇太后即有旨大使
何獨不言億對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之非
欲達於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兩朝生靈之福也人
謂副使既失辭而億更以為恩意甚推美之知亳州召
知審刑院再遷兵部郎中同判吏部流内銓以右諫議
大夫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故事益州歲出官粟六萬石

賑糶貧民是歲大旱億倍數出粟先期予民民坐是不饑又疏九升江口下漑民田數千頃維茂州地接羌夷蕃部歲至永康官場鬻馬億慮其覘兩川奏徙場黎州境上拜御史中丞請如唐制置御史裏行景祐二年以尚書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時承平久武備不戒乃請二府各列上才任將帥者數十人稍試用之又言武臣宜知兵而書禁不傳請纂其要授之於是帝親集神武祕略以賜邊臣唃廝囉與趙元昊相攻來獻捷朝廷

議加唃厮囉節制億曰彼皆蕃臣也今不能喻令解仇乃因而加賞非所以綏御四方也議遂寢元昊歲遣人至京師出入民間無他禁億請下詔為除館舍禮之官主貿易外雖若煩擾實羈防之知開封府范仲淹獻百官圖指宰相呂夷簡差除不平而陰薦億可用仲淹既貶帝以諭億億曰仲淹舉臣以公臣之愚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遂除户部參知政事會忻州地大震諫官韓琦言宰相王隨陳堯佐非

輔弼才又言億子綜爲羣牧判官不當自請以兄綱代之遂與宰相皆罷知應天府尋加資政殿學士知成德軍改澶州復知亳州官至尚書左丞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忠獻億性方重治家嚴飭雖燕居未嘗有惰容見親舊之孤貧者常給其昏葬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擿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令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一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

柰何錮之於盛世八子綱綜絳繹維縝緯緬綱尚書水部員外郎慶歷中知光化軍性苛急不能撫循士卒會盜張海剽刧至境上綱帥禁兵乘城給餅餌多不時民具酒食犒軍輙收其羊豕市錢製兵器士皆憤怒又嘗命軍校作陣圖不成將斬之衆益駭一日士方食軍校邵興叱衆起勿食綱怒執數人繫獄興懼帥衆刧庫兵為亂欲殺綱綱攜妻子縋城由漢江而下興等遂縱火掠城中引衆趨蜀道為官軍所敗遂斬之餘黨坐誅綱

坐棄城除名編管英州

綜字仲文䕃補將作監主簿遷大理評事舉進士中第通判鄧州天雄軍會河溢金堤民依坵塜者數百家綜令曰能濟一人予千錢民爭操舟栰以救已而坵塜多潰吕夷簡自北京入相薦為集賢校理同知太常院歴開封府推官數月遷三司户部判官同修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問其家世綜言億在先朝嘗持禮來契丹主喜曰與中國通好久父子俱使我宜酌我酒綜率同使

者五人起為壽契丹主亦離席酧之歡甚既還陳執中以為生事出知滑州徙許州殿前指揮使許懐德從妹亡有别産在陽翟以無子籍於官懐德欲私有之訟未決因楊儀為書屬綜書至而轉運使已徙獄他州矣綜坐得書不以聞奪集賢校理知袁州未幾復為江東轉運使還再修起居注累遷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卒綜嘗為契丹館伴使使者欲為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綜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使慙遂不復言其後朝廷擇

館伴契丹使者帝曰孰有如韓綜者乎子宗道為戶部
侍郎寶文閣待制綱子宗彥字欽聖蔭補將作監主簿
舉進士甲科累遷太常博士以大臣薦召試為集賢校
理歷提點京西京東刑獄應天府失入平民死罪獄成
未決通判孫世寧辨正之獄吏當坐法而尹劉沆縱弗
治宗彥往按舉沆復沮止之宗彥疏沆於朝抵吏罪仁
宗春秋高未有嗣宗彥上書曰漢章帝詔諸懷妊者賜
胎養穀人三斗復其夫勿算一歲著為令臣考尋世次

帝八子長則和帝而質安以下諸帝皆其係胄請修胎養之令且曰人君務蕃毓其民則天亦昌衍其子孫矣以尚書兵部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卒綜子宗道歷官至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

韓絳字子華舉進士甲科通判陳州直集賢院為開封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稱其母頃在掖庭得幸有娠而出生已府以為狂奏流汝州絳言留之在外將惑衆追責窮治蓋其母嘗執役宮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

遂論棄市歷戸部判官江南饑爲體量安撫使行便民事數十條宣州守廖詢貪暴不法下吏寘諸理民大悅使還同修起居注擢右正言仁宗謂絳曰用卿出自朕卿凡論事不宜過激當存朝廷大體要令可行毋使朕爲不聽諫者入內都知王守中兼判內行省絳言判名太重且國朝以來未有兼判兩省者詔自今勿復除道士趙清貺出入宰相龐籍家以賂敗開封尹杖流之道死絳言籍諷府殺之籍與尹俱謫去未幾復進絳力爭不

得遂解言職明年知制誥乞守河陽呂判流内銓河決商胡用李仲昌議開六塔河而患滋甚命絳宣撫河北時宰主仲昌人莫敢異絳劾其蠧國害民罪不可貸仲昌遂竄嶺表遷龍圖閣學士知瀛州歐陽修率同列言絳宜在朝廷瀛非所處也留知諫院糾察在京刑獄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帝禱茅山求嗣絳草祝辭因勸帝汰出宮人及限内臣養子以重絶人之世皆從之掖庭劉氏通請謁為姦絳以告帝帝曰非卿言朕無由知不

數日出劉氏及他不謹者真定守呂溱犯法從官通章
請貫之絳曰法行當自貴者始更相請援則公道廢矣
并劾諸請者溱遂絀富弼用張茂實掌禁兵絳言人謂
茂實為先帝子豈宜用典宿衛不報闔門待罪自言不
敢復稱御史中丞詔召之及出不秉笏穿朝堂諫官論
之罷知蔡州數月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慶州熟羌據堡
為亂即日討平之加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張詠鎮蜀
日春糶米秋糶鹽官給券以惠貧弱歷歲久權歸豪右

中人奉使至蜀使酒吏主貿易因附益以取悅絳悉奏罷之召知開封府為三司使請以川陝職田穀輸常平倉而隨其事任道里差次給直帝歎曰衆方姑息卿獨不能徇時耶即行之內諸司吏數干恩澤絳輙執不可為帝言身犯衆怒懼有飛語帝曰朕在藩邸日頗聞有司以國事為人情卿所守固善何憚於讒神宗立韓琦薦絳有公輔器拜樞密副使始請建審官西院掌武臣升朝者以息吏姦神宗嘗問天下遺利絳請盡地力因

言差役之弊願更定其法役議自此始矣代陳升之同制置三司條例王安石每奏事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為助熙寧三年參知政事夏人犯塞絳請行邊安石亦請往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為陝西宣撫使既又兼河東幾事不可待報者聽便宜施行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十二月即軍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開幕府於延安絳素不習兵事注措乖方選蕃兵為七

軍用知青澗城种諤策欲取橫山令諸將聽命於諤厚賞犒蓄兵衆皆怨望又奪騎兵馬以與之有抱馬首以泣者既城囉兀又冒雪築撫寧堡調發騷然已而二城陷趣諸道兵出援慶卒遂作亂議者罪絳罷知鄧州明年以觀文殿學士徙許州進大學士徙大名府七年復代王安石相既顓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呂惠卿爭論乃密請帝再用安石安石至頗與絳異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抆拭用佐絳不可議帝前未決即再

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對曰小事尚不伸況大事乎帝為逐佐未幾絳亦出知許州元豐元年拜建雄軍節度使知定州入為西太一宮使六年知河南府夏大雨伊洛間民被溺者十五六絳發廩賑恤環城築隄數月水復至民賴以免哲宗立更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康國公為北京留守河決小吳都水議傍魏城鑿渠東趨金隄役甚棘絳言功必不成徒耗費國力而使魏人流徙非計也三奏訖罷之元祐二年請老

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明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傅諡曰獻肅絳臨事果敢不為後慮好延接士大夫數薦司馬光可用終以黨王安石復得政是以清議少之子宗師字傳道以父任歷州縣職既登第王安石薦為度支判官提舉河北常平累官至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卒初宗師在神宗朝數賜對常弗忍去親側屢辭官不拜世以孝與之

韓維字持國以進士奏名禮部方億輔政不肯試大廷

受蔭入官父沒後閉門不仕宰相薦其好古嗜學安於
靜退召試學士院辭不就富弼辟河東幕府史館修撰
歐陽修薦為檢討知太常禮院禮官議祫享東向位維
請虛室以待太祖溫成后立廟用樂維以為不如禮請
一切裁去議陳執中謚以為張貴妃治喪皇儀殿追册
位號皆執中所建宜曰榮靈詔謚曰恭維曰責難於君
謂之恭執中何以得此議訖不行乞罷禮院以祕閣校
理通判涇州神宗封淮陽郡王顥王維皆為記室參軍

王每事咨訪維悉心以對至拜起進趨之容皆陳其節甞與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王拱手稱善閒維引疾請郡上章留之時禁中遣使泛至諸臣家為王擇妃維上疏曰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令卜族授室宜歷選勲望之家謹擇淑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左右史闕英宗訪除授例執政曰用館閣久次及進士高第者帝曰第擇人不必專取高科

執政以維對遂同修起居注侍邇英講帝初免喪簡默不言維上疏曰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經則史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令體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王音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請執筆以俟進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御史呂誨等以濮議得罪維諫曰誨等審議守職不過欲陛下盡如先王之法而止爾請追還前詔令百官詳議以盡人情復誨等職任以全政體既

而責命不由門下維又言罷黜御史事闗政體而不使有司與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乞觧銀臺司不從遂闔門待罪有詔舉臺官二人維言吕誨范純仁有已試之效願復其職翰林學士范鎮作批荅不合旨出補郡維言鎮所失只在文字當涵容之前黜錢公輔中外以為太重連退二近臣而衆莫知其所謂自此誰敢盡忠者賴王為皇太子兼右庶子神宗即位維進言百執事各有職位當責任若代之行事最為失體天下大事不可

猝為人君設施自有先後因繹滕文公問孟子居喪之禮推後世禮文之變以伸規諷帝皆嘉納除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王陶彈宰相韓琦為跋扈罷為翰林學士維言中丞之言是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是安得止罷臺職令為學士是遷也參知政事吳奎論陶事出知青州維言進退大臣不當如是詔遷奎官維又言執政罷免則為降黜令復遷官則為褒進二者理難並行此與王陶罷中丞而加學士何以異章上奎還就職維援

前言求去知汝州數月召兼侍講判太常寺初僖祖主已遷及英宗祔廟中書以為僖祖與稷契等不應毁其廟維言太祖戡定大亂子孫遵業為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雖為高祖然仰迹功業非有所因若以所事稷契事之懼有所未安宜如故便王安石方主初議持不行熙寧二年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明年為御史中丞以兄絳在樞府力辭之安石亦惡其言保甲事復使為開封始分置八厢決輕刑轂下清肅時吳充為三司使帝

曰維充以文學進及任煩劇而皆稱職可謂得人矣兼
侍讀學士充羣牧使考試制舉人孔文仲對策入等以
切直罷歸維言陛下毋謂文仲為一賤士黜之何損臣
恐賢俊解體忠良結舌阿諛茍合者將窺隙而進為禍
不細安石益惡之樞密使文彥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
當除韓維佐卿明日維奏事殿中以言不用請郡帝曰
卿東宮舊人當留以輔政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
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遂出知襄州改許州

七年二月召為學士承旨入對帝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已廣求直言退又上疏曰近畿内諸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為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若夫動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鋭至於蠲除租稅寛裕逋負以救愁苦之民則遲遲而不肯發望陛下奮自英斷行之過於養人猶愈過於殺人也

上感悟即命維草詔求直言其畧曰意者聽納不得於
理與訟獄非其情與賦斂失其節與忠言讜論鬱於上
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與詔出人情大悦有旨
體量市易免行利病權罷方出保甲是日乃雨王安石
罷會絳入相加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復知許州帝幸舊
邸進資政殿學士曾望當制稱其純明亮直帝令改命
詞維知帝意請提舉嵩山崇福宫帝崩赴臨闕庭宣仁
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

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
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
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
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未
行召兼侍讀加大學士常言先帝以夏國主秉常廢故
興問罪之師令既復位有蕃臣禮宜還其故地因陳兵
不可不息者三地不可不棄者五又言仁宗選建儲嗣
一時忠勲皆被寵祿范鎮首開此議賞獨不及願褒顯

其功鎮於是復起用元祐吏役法命維詳定時四方書疏多言其便維謂司馬光曰小人議論希意迎合不可不察成都轉運判官蔡曚附會定差維惡而劾之執政欲廢王安石新經義維以當與先儒之説並行論者服其平拜門下侍郎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王巖叟救之折簡密詢上官均語泄詔巖叟分析維曰臣下折簡聚談更相督責乃是相率為善何害於理若瑣瑣責善懼於國事無益也維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為讒愬詔

分司南京尚書右司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為朝廷惜乃還大學士知鄧州兄絳為之請改汝州久之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紹聖中坐元祐黨降左朝議大夫再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乙納官爵聽父里居哲宗覽奏惻然許之元符元年以幸睿成宮復左朝議大夫是歲卒年八十二徽宗初悉追復舊官

韓縝字玉汝登進士第簽書南京判官仁宗以水災求

直言縝上疏曰今國本未立無以繫天下心此陰盛陽微之應詞極剴切劉沆薦其才命編修三班敕前此武臣不執親喪縝建言三年之服古今通制晉襄衰墨從戎事出一時遂著令自崇班以上聽持服為殿中侍御史參知政事孫抃持祿充位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赴闕樞密院輒晝旨除為真劉永年以外戚除防禦使內侍史志聰私役皇城親從縝皆極論之帝為罷抃寢向與永年之命而正志聰罪遷侍御史度支判官出為兩

浙淮南轉運使移河北夏諒祚死子秉常嗣遣使求封
冊朝廷方責夏人不修職貢欲擇人詰其使縝適陛辭
神宗命之往縝至驛問罪使者引服迨夜奏上帝喜改
使陝西入知審官西院直舍人院以兄絳執政改集賢
殿修撰鹽鐵副使以天章閣待制知秦州嘗宴客夜歸
指使傅勍被酒誤隨入州宅與侍妾遇縝怒令軍校以
鐵裹杖箠殺之勍妻持血衣撾登聞鼓以訴坐落職分
司南京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玉汝其暴酷如此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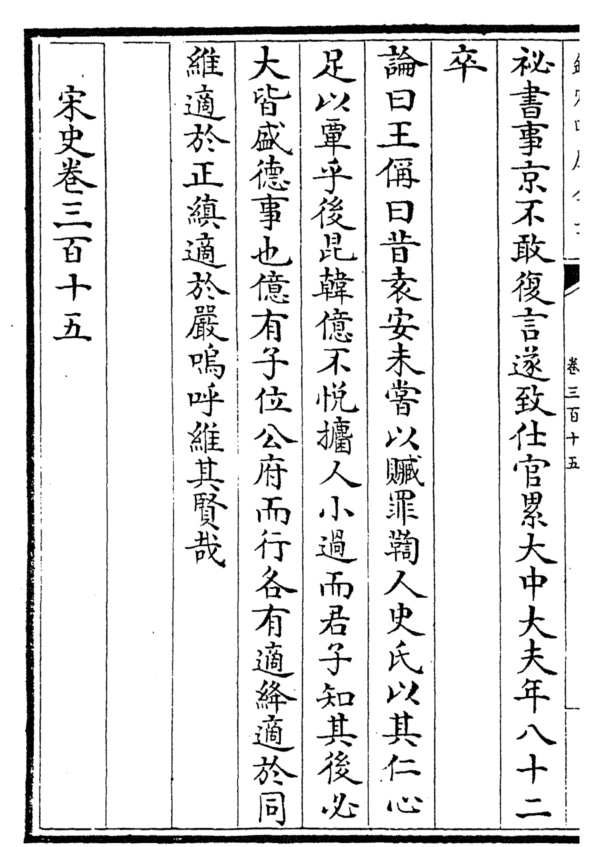
之還待制知瀛州熙寧七年遼使蕭禧來議代北地界
召館客遂報聘令持圖牒致遼主不克見而還知開
封府禧再至復館之詔乘驛詣河東與禧分畫以分水
嶺為界復命賜襲衣金帶為樞密都承旨還龍圖閣直
學士元豐五年官制行易大中大夫同知樞密進知院
事哲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首相蔡確與章
惇謀誣東朝及確為山陵使縝暴其姦狀由是東朝及
外廷悉知之確使還欲以其屬高遵惠張璪韓宗文為

美官宣仁后以訪縝縝曰遵惠為太后從父璡者中書郎璪之弟宗文臣姪也令擢用非次則是君臣各私其親何以示天下乃止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劉摯諫官孫覺蘇轍王覿論縝才鄙望輕在先朝為奉使割地六百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不可使居相位章數十上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頴昌府移永興河南拜安武軍節度使知太原府易節奉寧軍請老為西太一宫使以太子太保致仕紹聖四年卒年七十九贈司空謚曰莊

敏縝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
厚自奉養世以比晉何曾云子宗武
宗武第進士韓忠彥鎮瀛州辟為河間令值河溢增隄
護城吏率兵五百伐材近郊雖墓木亦不免父老遮道
泣宗武入府白罷之徽宗即位為祕書丞因日食上疏
言近世事有微漸而不可不察者五大臣不畏公論小
臣趨利附下一也人主怠於政事威柄下移怨讟歸上
二也左右無輔拂之士守邊無禦侮之臣三也開境土

以速邊患耗賦財以弊民力四也歲穀不登倉庾空竭民人流亡盜賊數起五也根治朋黨追復私怨正士黜廢耆老殲亡旋起大獄害及善類文章號令衰於前世大河決溢饑饉荐臻執政大臣人懷異意排去舊怨以立新黨徒為紛紛無憂國忘家之慮誠顧躬攬權綱收還威柄敷言奏功考察名實不以侍御之好鐘鼓之娛為樂仁祖惻怛至誠以收天下之心神宗厲精不息以舉天下之事皆所宜法不報哲宗將祔廟中旨索省中

書畫甚急宗武言先帝祔廟陛下哀慕方深而丹青之玩取索不已播之於外懼損聖德陛下踐祚如日初升當講劘典訓開廣聖學好玩易志正古人所戒也疏入皇太后見之怒曰是皆内侍數輩所為爾欲盡加罰帝委曲申救乃已明日太后對宰相奬歎令俟諫官員闕即用之尋除都官員外郎改開封府推官丐外為淮南轉運判官前使者貸上供錢禁庭遣使來索宗武奏其狀詞極鯁切坐貶秩罷歸久之蔡京欲以知潁州帝語



祕書事京不敢復言遂致仕官累大中大夫年八十二卒

論曰王偁曰昔袁安未嘗以贓罪鞫人史氏以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韓億不悅擿人小過而君子知其後必大皆盛德事也億有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綽適於同維適於正縝適於嚴嗚呼維其賢哉

宋史卷三百十五

宋史卷三百十五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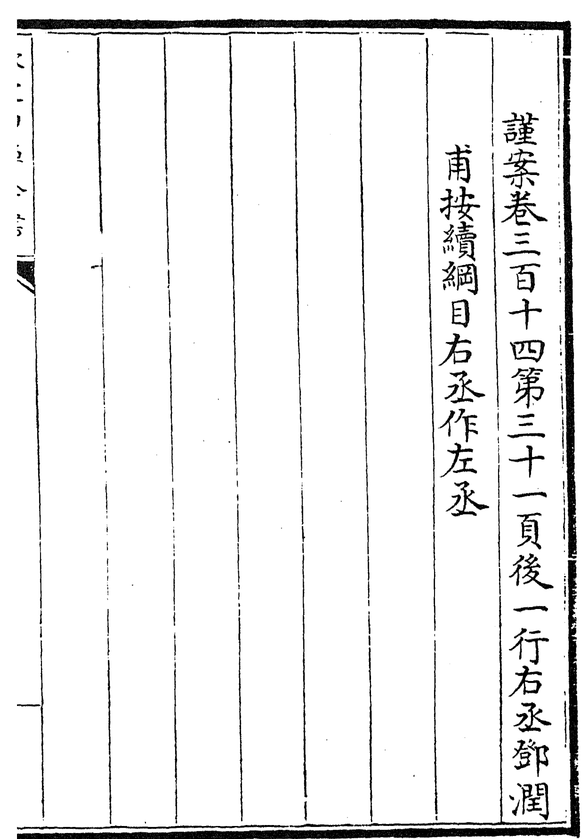
韓億傳職司二千石○東都事略作二千石

韓絳傳入內都知○都字下南北本俱空一格按文義無缺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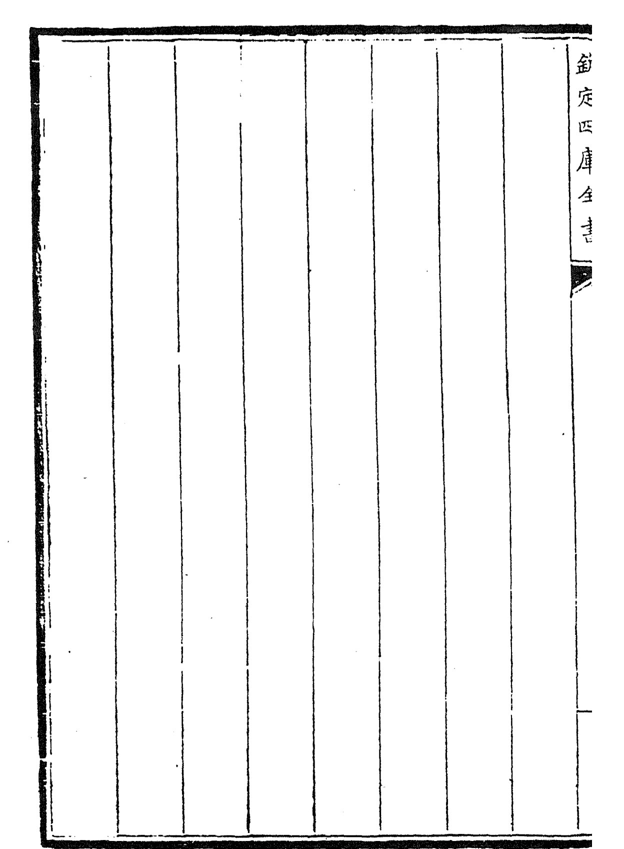
韓維傳令體制終畢○東都事略作禮制終畢按禮字為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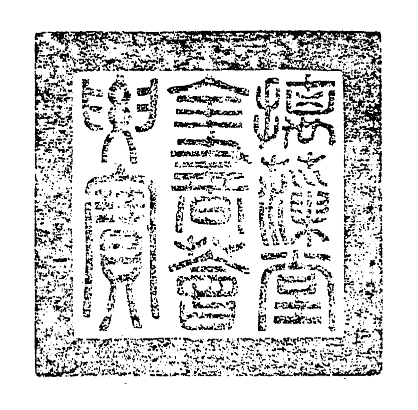
史臣論王偁曰○臣人龍按此引東都事略之論東都事略乃王稱所撰偁一作稱

宋史卷三百十五考證



謹案卷三百十四第三十一頁後一行右丞鄧潤甫按續綱目右丞作左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舉人臣董凝極